



附註：本表中所用符號說明：

✓：現在已有

△已經核准，現正辦理採購手續中

×：計劃申請

從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學校已為我們購置了許多新的設備。在財力物力都非常有限的私立學校，能一次花一大筆可觀的經費來協助本學系的成長，是件不太容易的事，照理我們應該滿足，但是，實際上我們除了感謝院方對本學系之鼎力支持外，很坦白地來說，對於目前的狀況，我們仍未十分滿意，這並不是我們好高騖遠，得寸進尺，而是因為現有的設備狀況對於想建立一個稱得上完善的牙醫學系的條件來說，距離仍是很遠。當初本學系設立時，曾受到外界許多的阻撓和壓力，但是滿懷雄心壯志的郭院長獨排萬難，終於

使本學系能由誕生而建立，而茁壯，因為他自信能將這個學系辦得有聲有色。我們相信沒有人不佩服郭院長這種「捨我其誰」之抱負，更沒有一個人敢懷疑他的「敢說敢做」之精神。如今牙醫學系在他的支持下已順利建立，但是這個「新生兒」更加需要院方的全力支持方能繼續茁壯成長。孩子生下來，做父母的，不僅要養活他，更需要好好的扶持他，也只有這樣，他才能經得起風寒的考驗，才会有能力將其家庭發揚光大。看完前面的統計，大家都能很明顯地知道我們所缺少的仍是很多，因此我們懇切地盼望能得到院方比現在更多且更實際有力的各方面協助（包括儀器設備、圖書設備、師資和空間等方面），早日達到理想之目標。如是，則為現有一百多位牙醫學系學生與未來將踏入本學系之門的無數「準新生」之福，同時相信這也是本學院、社會和國家之福也。



訪

台中市牙醫師公會理事長

訪：蘇平祥 吳順焜 梁世昌 王森淦

受訪：賴學成醫師

筆錄：吳順焜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我很榮幸地認識賴醫師，那是在特六教室所舉行的特別學術演講會結束的時候，後來才曉得這位平易近人的年輕醫師竟是台中市牙醫公會理事長，而且還是系主任在國防醫學院求學時之學長，真是佩服他的「駐顏有術」。

當系刊一牙薪的工作人員正為了找不到校友訪問，而憂愁的時候，賴醫師這位不是校友却是「師伯」身份的年輕醫師的影子立刻浮現在我的腦際，於是我們四個人—阿昌、阿淦、阿焜和我就決定作一次冒昧的訪問了。

由於是「師伯」的關係，使我們忘了拜訪人家最起碼的禮貌—先打電話，再帶個小東西。我們這一群冒失鬼來到錦南街二十七號美好牙科診所就坐鎮下來，儼然像一群「可愛」的病人上門，想賴醫師看到我們的一刹那，心情必定是竊喜不已，但不多久，摸清我們這些人之來路以後，才知上當，還好我們不是國稅局派來的，所以沒有遭到一陣白眼，相反地，我們却像天之驕子，僅靠那一絲絲薄弱的血緣關係，却受到意想不到熱情招待，一會兒香煙，一會烏龍茶，緊接著是美酒加消夜。飽餐一頓之餘，還留下不少鴨骨、煙屁股待收拾，抱歉之心情真無以復加，只好藉此申謝了。

首先我們表示以不妨礙賴醫師醫療作業之情況來請教理事長一些問題，這當中有一些患者陸續到來，因此我們的訪問工作就在斷斷續續中進行。

由於賴理事長平易的個性使我們這次訪問能以話家常的方式談話來進行，而有別於一般之正式訪問。

首先他談及牙醫業中競爭的情形，他以台中目前情形而論，一顆 porcelain 公會制定的標準是四千~四千五元，而每每有患者反應說某家只收費三千八等等，理由是景氣太壞就是有些牙醫師為拼生意拉患者，常不按公會所規定的收費，導致公費制定之標準形同虛設，而其主要原由只是在於公會本身無權與錢。這是國內情形之抽樣；再看國外，例如華僑二十多萬人旅居的洛杉磯一地，中文報紙大概有2~3份，而每日牙醫師的廣告幾佔整頁，競爭之烈可以想見，有很多業者幾乎不能維持下去，且華人在彼開業者完全是僅以華人為對象，再加上部份波多黎各人，因為在美國還是存在有種族的歧視，第一等白人，第二等黑人，而這些都不在華人業者看病的範圍，第三種才輪到東方人，中國人自己競爭，悲矣！

由於談及競爭現象，乃因公會無權，錢，

因此接著談制度的問題。賴理事長慨嘆地說目前我們沒一個制度。首先在衛生行政方面並無牙科人才，並且醫院院長牙醫師不能當，如此則淪為醫生之天下，使得牙科明顯地受到限制，各方面均未能正常而有效的進步與發展。再談到醫師每月 600 元給公會，每年並能甄選醫生進修獲得更進一步的 training 非但有權且有錢，相對地牙醫師公會的權及經費顯得極小，對於密醫的取締無效，（以下再談），皆可在顯示牙醫師公會在這方面先天上的欠缺。

在歐美國家或是日本，都有一個正規的制度，譬如說限制在五十~一百公尺方圓之內不能同時有兩家牙醫診所，這樣才能疏解同業競爭激烈的程度。而從事牙科醫療之人士對於本身的再教育或是進修也表現的不太積極，不太熱心，目前在台灣有牙醫師再教育演講會等類的集會，譬如 1 月 22、23 本校有牙醫師再教育的演講會舉行，3 月 1 日也有同類型的會在台北舉行將邀請芝加哥教授來演講，但根據以往經驗所出席者皆為牙醫界人士中之少部份，這是牙醫師本身應該加以檢討的，牙醫師本身的水準不能提高，那麼我們又何能奢望整個牙醫界能在醫藥學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呢？

談及制度問題時他又旁及教育問題。他說：有些小孩子在台灣考不上聯考，他們的父母將他們送至美國，却直跳級，可見我們的教育確存在一些問題，當然國家教育制度是一個大問題，功過無一定論，然在這教育制度下所造就出來的孩子之缺乏思考，則似乎不容諱言。如何來改進我們的教育，造福我們的孩子是一

件重要的事。回到牙科問題來，每年約有 500 名牙醫學生從學校畢業出來，而大約只有 100 名分發到大醫院實習能得到較好的 training，其餘的，就是自己開業一途，如此必然造成水準降低，所謂“水準降低，其來有自也”，今日台灣約有 2000 名牙醫師，台北 600 高雄 400 其它縣市約 1000，若此種情況不思加以改善，恐怕水準之維持是件足堪虞憂之事。

賴醫師談起一個故事，說他兩位同學在三軍總醫院，一是口腔內科一是牙復形，他就曾經住在他們家中三個月，向他們「偷」學了一些關於 porcelain 的技術，借題發揮要我們要有 team work 的精神，想，日後我們牙醫的實習醫院不夠，同學們之間一定要發揮合作的精神，共同來爭取，才是我們本身之福。否則，彼此心存嫉妒，最後吃虧的還是自己。畢業以後若開業也應相互合作，某些人專門某一方面，大家互相學習以彌補實習醫院之不足。

我們又問及賴醫師以後的打算，因他向我們表示過今年要退休的念頭，“是不是要出國？我們猜。他卻回答說要教書，他對 oral diagnosis 較有興趣，他說牙科醫生做口腔外科才像醫生，才有牙醫地位。現在牙科已分許多 sections，口腔外科需配合別人，其他則可單獨作業（在國外醫生需保險）在 intern 時就會接受口腔外科訓練。他又說到下面一些話隱然是他的方向：由於時代進步，生活水準提高，現在大部份年輕夫婦都生兩個孩子，且重視孩子之牙齒保健。如果牙醫師能深入各國民

學校做乳牙保健之宣傳工作，由學齡孩童之保健之灌輸開始來帶動家長對牙齒保健之重視，相信兒童牙科必能在台灣蓬勃發展起來，牙醫師地位之提高也便能指日可待。

由於我想出國留學故特別問了賴醫師一些有關這方面的問題，也得到了解答。

美國私立學校有招收所謂國際學生，到美國須求得 lisenese，才能開業。若要求得 lisenese 便須先接受二年的 training，得到 DDS 學位才可，如美西部南加大。普通講來台灣，除台大、國防外牙醫師之 training 不佳，此乃師資問題，“師伯曾就此問師父”系主任答稱師資要從國外請來。美國和日本比較起來：日本依賴教授權威須有教授之推薦書；然在美國就比較簡單，完全靠自己，考試從 W₁ ~ W₅。早到晚取其 admission，然說簡單實亦不簡單，考試共有 4 parts，

1. 生理、生化—basic 共八科
 2. 牙科方面 2 科
 3. 工作台 (technique, 刻 crown, 壓克力類) 此 part 最難，要在那邊進補習班 1~2 months。
 4. 臨床 (自己找病人)
- 此考試一年可考三次，泰半的人都分兩年進去，一邊唸，一邊考。

而在日本方面限制多，例如非其國民不能開業等。台灣有些老醫生到日本去只是在“無醫村”（鄉下如衛生所之類，固定薪水，但頗高），一切由自己主持，少能有發展。美則有 lisenese 即可受僱，惟此屬專門人才列為第三

優先，第一、二優先分別是其公民直系親屬及 P、R 之直系親屬。

在我們訪問過程中，賴理事長妻子帶兒女從外面回來，使我們的談話，轉到談賴醫師的家世方面。

賴醫師是台中市人，做學生時，家裡較苦，他提到一段故事。賴醫師小學便患近視，他父親為了治療他的近視眼，聞說那處有中醫師有秘方可治，聞說那種草藥可治此疾就以一輛腳踏車載著他四處奔走於鄉里之間，皆不果。賴醫師似乎對此很感心於他父親的辛勞，同時也顯有一種抱歉的表情終於他還是戴上了眼鏡，賴醫師此時推推眼鏡，微笑地說著。這笑顯得有點無可奈何的樣子。他說以前牙科畢業時要娶媳婦，有人問說「為什麼你不唸婦產科，不唸外科，不唸什麼……」言下之意牙醫很不吃香，因此「親戚」（台語）很難做；現在的趨勢大概婦科排名第一，小兒科第二，牙科也居於高排行榜，反而外科落到最後，此牙科地位之今昔消長。賴醫師如是說：現在牙科醫師的前途算是不錯的。不久賴太太再度出去，為我們叫來消夜小菜，賴醫師也上樓拿下來兩瓶酒，我們的談話便更為家常更為薰然了。據賴醫師談他每天早晨要出去運動，或是慢跑或打網球之類的，我們笑著說，明天看賴醫師要怎麼爬起床出去運動，酒是這麼純美而醉人，而我們的訪問却是這麼地漫長無節，且夜是這麼地晚了，馬路上的車聲已逐漸消匿，室內還有我們忘情地笑聲，訪問仍然進行著……

談話恢復到密醫的問題，賴醫師的聲音似

因酒意而略有激昂，雖然偶而還是平常一貫的低沉聲調。他說密醫至少佔有半數，台中地區200名開業牙醫師中就有100名是無牌照的密醫，衛生局，並不是沒有取締，但就是每次取締都是查無實據，徒勞無功。密醫的存在嚴重影響正牌牙醫師的生意，所謂密醫，台灣話有一句：戲棚下站久的人的。其實他們的收費不一定比較便宜，然而他們懂得做生意，懂得抓患者的心理，平常患者容易得知的部份，他可以收費低廉，甚至可以免費，到時再重重敲上一筆，很有放長線抓大魚的手段。形成劣幣驅逐良幣，阻礙牙醫界的進步，這種情形都市較鄉村情形好些，但也好不到那裏去。在目前無制度，無權，無錢的情況下，正牌牙醫師的應變方法便是生意化，雖然這非牙醫界之正常現象，然也實在無可奈何。

此時阿淦突然指著他的爆門牙問賴醫師矯正的方法與時間如何，如何，他說牙齒矯正不限年齡，普通年輕人都限以二年的時間，完成後還須一段時間用以固定，並拿起紙筆在桌上畫牙齒，活生生地為我們上了一課牙形，我們又問到牙醫院設備問題，他起身又帶我們觀看診所之設備「治療椅一具要30萬，有如一輛轎車，但治療一次20~30元若不加技術，只做一次不如坐一次計程車有價」他說。我們莞爾。

喝了最後一杯黃龍酒，我們都有些醉意，我想我們的訪問該告一段落，便向賴醫師告辭，夜真是太晚了，且今夜又晚得太快，是我們愉悅的談話加快了夜的脚步。然而今夜有月色，有

冷風，我們要一路醉月騎歸，明日醉醒，我們當會相當珍惜，這一次與這樣平易近人的賴醫師的把酒夜話。

（後記）錄音機似也酒醉，一直呢呢喃喃地播放著那夜的說話，像是吐露著長久未傾訴的酒話一般。



「唉呀！老師在發餅干了呢！」



「都是你啦！叫你不要『翹』你偏……」

訪 陳騰祥老師



陳騰祥 老師

我很榮幸，幾年來能在本院兼任「普通社會學」一科的教學工作。尤其本(71)學年度起又擔任了牙醫學系的此一課程。我們在將近一個學期以來的互相溝通當中，我認為牙醫學生學習普通社會學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不過，今後，為了更能獲得實質的學習效果，我建議牙醫學生對本課程的學習態度，係有下列三項：

第一，把握課程目標—普通社會學是一門探討社會關係之科學，其主要內涵有知識的、技能的、態度的。完整的學習，必須將此三者同時學成。尤其時下的大學生，容易偏於知識的記憶，而忽略了技能與態度的學習，今後，更要着重社會學的方法與態度之修養，才能達成至善的境地。

第二，善盡社會責任—牙醫學生畢業之後，投入社會服務，不僅扮演了專業人員—牙醫師，要醫療牙齒病患，而且更應扮演社會領導幹部的角色。其服務的態度，除了堅守學理，熱忱服務外，更應擔當社會的責任。具體地說，對社會關係的了解、分析、改進等，均應善盡此能，為社會，為國家謀福祉。

第三，繼續充實自己—牙醫學生所應學習的領域甚廣又艱深，即使獲得了牙醫師資格，因為現代科技日新月異，文化機構千變萬化，非不斷進修、研究，不能勝任。這就是說，一位牙醫師千萬不能以為成就已達登峰造極的地步，還須繼續不斷地自我勉勵，自我了解，自我指導，以實現充實的人生，造福人群。

以上三項，僅是淺見，尚祈共勉之。